

聯 合 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九三二次會議

第十六年

一九六一年二月七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 (S/Agenda/932)	1
通過議程	1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381):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錫蘭、迦納、幾內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南斯拉夫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641, S/4650);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剛果共和國(雷堡市)總統及高級專員團主席及外交事務高級專員致安全理事會主席電(S/4639);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4644)...	1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九百三十二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二月七日星期二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Sir Patrick DEAN (大不列顛及
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錫蘭、智利、中國、厄瓜多、
法蘭西、賴比瑞亞、土耳其、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 (S/Agenda/932)

一. 通過議程。

二.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函(S/4381)：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錫蘭、迦納、幾內亞、
利比亞、馬利、摩洛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南斯
拉夫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641, S/
4650)；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剛果共和國(雷堡市)
總統及高級專員團主席及外交事務高級專員致安
全理事會主席電(S/4639)；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644)。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三日秘書長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函(S/4381)：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六日錫蘭、迦納、
幾內亞、利比亞、馬利、摩洛哥、阿
拉伯聯合共和國、南斯拉夫常任代
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4641 及 S/
4650)；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剛果共和國
(雷堡市)總統及高級專員團主席及

外交事務高級專員致安全理事會主
席電(S/4639)；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聯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函(S/4644)

一. 主席：依照前幾次會議的決議，經理事會同
意，我請馬利、印度、南斯拉夫、印度尼西亞、比利時、幾
內亞、迦納、剛果(雷堡市)、摩洛哥、波蘭及利比亞各國
代表就座於理事會議席。

Mr. Abdoulaye Maiga (馬利)、Mr. C. S. Jha
(印度)、Mr. Mišo Pavičević (南斯拉夫)、Mr. Su-
kardjo Wirjopranoto (印度尼西亞)、Mr. Walter
Loridan (比利時)、Mr. Diallo Telli (幾內亞)、Mr.
K. K. S. Dadzie (迦納)、Mr. Evariste Loliki (剛
果、雷堡市)、Mr. El Mehdi Ben Aboud (摩洛哥)、
Mr. Bohdan Lewandowski (波蘭) 及 Mr. Mohied-
dine Fekini (利比亞) 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二. Mr. LOLIKI (剛果、雷堡市)：議程所載文件
涉及剛果當前慘痛問題的各方面，我在發表我國對這些
文件的意見以前，願就舉行此次討論的情形講幾句話。

三. 閣下依照理事會臨時議事規則第三十七條邀
請十一國代表團，包括本國代表團在內，參加討論，但
無表決權。對於某些代表團特別關懷剛果情勢的真正
性質，我未便多問。不過，我注意到兩點：第一點，除
了一個例外，所有這些代表團都特別關心魯孟巴先生的
釋放及重掌權力。第二點是這些代表團參加討論就是
說出席一九六一年一月卡薩布蘭卡會議的七國此時都
有代表在座。

四. 我確信理事會各位理事當已注意到野心勃勃
的“卡薩布蘭卡憲章”的撰擬人此種集體出席，而且是
經某些理事們加以鼓勵的。這顯是有計劃地分散理事
會對討論某一問題的注意，而此事跟我們有密切關係。
但是他們那種衆口一辭和自稱代表非洲的那些代表團
的不斷重複提到相同論據會使不明真相的聽衆，尤其
是大衆和報界發生誤解。

五．因此，爲了客觀起見並防止偽造非洲輿情，我要提及某些事實。

六．我的摩洛哥同事所說的〔第九三〇次會議〕“非洲國家首長會議”曾由在此地派有代表的六個非洲國家的首長參加；還有錫蘭總理的代表；代表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的 Mr. Ferhat Abbas；季任加先生派遣的一個代表團。最後提到的這個代表團包括三個剛果人和三個比國顧問。我不知道我們應否將這三個比國顧問的在場認作殖民主義者的陰謀。這三個人是比國共產黨的重要份子，他們剛從莫斯科旅行回來，帶着很多剛果法郎。我不知道蘇聯在卡薩布蘭卡是否也直接有人代表。

七．參加“非洲國家首長會議”的不到聯合國中非洲會員國的四分之一，除其他原因外，該會議的顯明政治傾向引起他國拒絕赴會，不參加及離會等情事。

八．在六個非洲卡薩布蘭卡國家中，五個會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投票反對由卡沙扶布總統率領的代表團在第十五屆大會中取得議席。此外，祇有多哥一個非洲國家會竭力反對那次決議。在另一方面，在五十三票贊成票中，十票是非洲國家投的。另有七國棄權，它們都是爲了想要促進和解而不是仇視卡沙扶布總統與雷堡市當局。六個卡薩布蘭卡國家中有兩個曾在剛果共和國設置使館，由於它們不斷地，令人難於容忍地干涉剛果的內政，不得不請求它們撤館。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繼續干涉引起此時載在理事會議程〔S/4639〕上的我們提出的控訴。

九．我在結束此項開場白時要否認一點，即卡薩布蘭卡會議的提案和出席那項會議的國家在這裏所發表的意見決不能代表世界輿情或非洲輿情。

一〇．蘇聯代表 Mr. Zorin 在第九三〇次會議聽了五個代表團，包括參加卡薩布蘭卡會議的四個非洲國家的代表發言後，曾說：“我們看到，關於剛果目前局勢的主要方面，有許多地方是大家意見一致的，”他這句話未免說得過甚，低估了安全理事會理事們的判斷力。

一一．我相信這些非洲國家中有幾國是確有誠意的。如果說剛果悲劇是故意弄得很複雜，那是爲了利用非洲輿情的易於受欺及反殖民主義的狂熱，非洲的輿情是寬大的，無私的。但是，就這種卡薩布蘭卡交響曲來說，我們既不相信作曲者的誠意，也不相信樂隊指揮的無私。

一二．卡薩布蘭卡宣言中依照聯合國憲章可以免受批評的僅有一點，即宣告關係各國政府有意撤兵，不再參加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

一三．宣言第二段却載明非洲國家元首承認剛果的國會，這項承認真是出乎意料之外；他們本國中多數還沒有完成民主機構，成立民選的議會。第三段及第四段或明或暗地爲在剛果實施恐怖行爲的魯孟巴先生的擁護者討饒，他們很好聽的稱作“剛果共和國的合法政府”。宣言中少不了有常見的口號，如“反殖民迫害”，清除比國人及其他外國人，以及消滅從盧安達烏隆提發動的侵略危險等。至於第五段，那是毫不掩飾的直接干涉威脅——即使不算是侵略威脅。

一四．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中，邊廂內的演員多於舞臺上的，走廊內作成的決議多於宣言所載的。

一五．我國曾請安全理事會開會和它審議此項威脅會否實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直接干涉剛果是否已成事實。

一六．我要簡單陳述一下，因爲我所要證明的已是大家早知道的。

一七．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的紐約時報刊載了一幅關於剛果情勢的地圖。兩枝箭頭指向史坦利市，並附以說明，“魯孟巴：七千軍隊”及“魯孟巴的盟軍獲得那塞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援助”。我們又聽到在二月四日有一千五百名叛軍於基卑省襲擊奈及利亞軍隊，由馬來亞軍隊前往增援。聯合國軍隊一定又會搜獲到一批捷克製造的手提機關鎗，剛果國軍前在赤道省沿着東方省的邊界已擄獲了同一來源的武器和彈藥。

一八．這些武器是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運到剛果去的嗎？它們是由陸上還是空中運到目的地的？大概陸空並用，讓我們看看秘書長特派代表怎樣說。該代表在一月十四日寫給剛果共和國總統的信〔S/4630，第二節〕內承認有一架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Ilyushin 十四式飛機未經取得必要許可，在里沙拉降落。該信又說“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當局未照聯合國剛果辦事處的命令與指示”已通知該當局“請其以後依照正當手續”。

一九．關於陸上運輸達亞爾先生表示聯合國剛果辦事處既無力量，也無方法控制自東部北部或其他邊境進入共和國國境的地點。

二〇．這就確定了兩點事實：季任加先生在外國技術人員協助下正在編組軍隊，其配備的武器既非得自以前的“公安部隊”——此時稱爲剛果國軍——也不

是聯合國所供應；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飛機秘密降落剛果，該國軍隊竟似在佔領國一樣，不許檢查其貨物，也不許與其機上人員有何接觸。直到一月二十一日我才能在 Gemena 檢查那架編號爲一一三一，塗有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國徽的伊留辛飛機。各位聽到那架於一月十三日自里沙拉飛來的飛機在埃及上校 Babawy 准許我檢查時已是空無一物，當不會感到詫異。

二一．秘書長特派代表函復〔S/4724, 附件〕我給他的電報稱：“該機卸貨工作是由屬於該地區聯合國軍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士兵在其本國軍官指揮下擔任的。”該機後來“續飛 Gemena，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降該地，將其所載的包裹與郵件分送給駐在該地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軍隊。”該信又說：“聯合國剛果辦事處對此次飛行不負責...”。

二二．但是，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無法預料一切。當它聽到在伊留辛卸貨時需有三位剛果士兵在場幫同將貨物運至 Aketi 而這三個士兵後來加入莫布土將軍所轄正規軍而且此時尚在雷堡市，一定會覺得遺憾。任何人對此事有何懷疑的話可很容易聽到他們的作證那次在飛機上卸下來並運往史坦利市的計有七噸武器及五具收發報機。

二三．當然可以爭辯說這些東西是準備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軍隊用的。但是，那架飛機何以要秘密降落，何以要由埃及軍士武裝戒備不許與外間接觸呢？又何必在文件 S/4630 對我們鄭重提到“新年禮物”那種動人故事呢？七噸軍用物資是在十二月三十一日秘密送出的，大概要使收受此種禮物的幸運者大吃一驚罷？

二四．雖然已有此種證據，我們一定會聽到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虛偽的，激烈的否認。屆時理事會和輿論界就應該慎重考慮這種否認究有多少價值，對於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尊重安全理事會的決議，以往或今後究應抱有多少信心。

二五．當我說到我們是在處理故意違反安全理事會的決定及大會的決議案，無可忍受的干涉我國的內政以及破壞剛果共和國主權的敵對行爲時，我對用字是很慎重的。

二六．理事會要決定這事是否如我們所說的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並要決定應該適當採取何種步驟。我要補充說，假若理事會祇是重申以前的決議案並主張把參加卡薩布蘭卡會議的干涉國家的軍事行動與剛

果合法當局有權取得的技術協助同等看待，剛果就要失去它對聯合國的信心。

二七．關於爲支持季任加與卡夏木拉二人的地區從事軍事干涉的事，我還要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兩點。

二八．我們知道求援的懇請曾經送給卡薩布蘭卡集團和蘇聯使者。求援已經答應並予實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不僅實行援助而漠視此舉對保持和平的影響，還要求愛好和平的亞洲與非洲人民一同接濟武器與派遣志願軍，協力進行侵略。這就是所謂“非亞團結會議”最近在開羅召開非常會議的目的。

二九．亞洲非洲的絕大多數人民是愛好和平的。我們和他們一樣地反對殖民主義，但是我們斥責那種以撒謊與仇恨來加以利用的方式。我們與亞非社會的團結一致迫使我們對我們的友好斥責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侵略性的擴張主義，迦納的煽動性的干涉行爲以及幾內亞的無益的瘋狂行爲。

三〇．我首先要向那些響應剛果共和國與秘書長的請求派兵到剛果去的國家提出呼籲。我要請它們繼續忠於秘書長在二月一日所稱聯合國在剛果的真正目的：“保護該國對付外來軍事干涉並協助維持法律與秩序”。〔第九二八次會議；第六十六段。〕

三一．倘使這些軍隊的武器全部或局部留下來的話，上述目的就不免受到嚴重影響而內戰分裂剛果的危險亦必然增加。我確信秘書長正在對剛果危機中這一重要部份加以必要的注意。

三二．其次，我要向我們的友人與鄰居，蘇丹的人民和蘇丹國元首 Mr. Aboud 呼籲。我們知道史坦利市有一個代表團由 Antoine Awassi 率領，要求蘇丹對運交季任加與卡夏木拉二人的軍火予以方便。Antoine Awassi 是一個宣傳家，他在開羅以 Swahili 語言廣播，鼓勵他的同胞反叛中央當局。我們也知道蘇丹的政策爲不干涉及無保留地支持聯合國行動，我們深信縱然另有壓力，這些請求定遭拒絕。這裏又是那塞總統的奇怪禮物使我們擔心，我們的士兵爲了這些禮物而流出的血教訓我們必須戒備。那塞總統的擴張政策包括將他的相片發給東方省大爲吃驚的人民，以及使蘇丹南北邊疆的 Azande 人民改信伊斯蘭教。我們很希望此種好戰的勸誘改教行動與那塞總統最近送給蘇丹軍隊的一批禮物沒有關係，據說其中包括噴射機及二十輛軍用卡車。我們相信那塞總統這些禮物會遠遠地離開剛果的邊疆。

三三．我們很高興，除了卡薩布蘭卡會議的干涉國家外，此時出現另一種非洲團結；它以不干涉及國家平等原則為根據，並能在布拉薩市建立有利合作的基礎。我們確信此種理想將會引起亞洲與拉丁美洲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共鳴，最後還能在安全理事會對剛果情勢的決議中反映出來。Bourguiba 總統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那篇演辭中指出“剛果事件已成為世界事件，不僅威脅和平，尤其威脅非洲國家及非洲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兄弟般的團結，這點是我們覺得毫無疑問的。”我們同意 Bourguiba 總統此種嚴正而明白的分析；過去數日的討論已證實他所說的話：“有許多人只是膚淺地審議剛果事件，而且感情多於理智。”

三四．參加布拉薩市會議的國家與 Bourguiba 總統跟我們一樣的真心仇視殖民主義及憎惡殖民主義者的過去。

三五．我不能專就主題——外界公開干涉剛果的威脅日見嚴重——作陳述而不談我國目前悲慘問題的其他方面。我要以印度代表對情勢的嚴重性所表示的同樣認識來敘述。

三六．Mr. Jha 前在第九二九次會議中冷靜地而且無疑是客觀地論列剛果的情形。我拒絕相信印度代表團支持魯孟巴先生的態度是受了印度國內嚴重的人口問題的影響，即使假定那位前任總理願意考慮一項大規模移民政策並就此事對印度提出保證。

三七．我們寧願相信，假使印度代表所得結論竟與共產黨和卡薩布蘭卡的狂熱份子所得的相同，那是因為該代表論據的前提是錯誤的緣故。該代表有兩點意見只是一種臆測，並無事實作證。Mr. Jha 說魯孟巴先生“也許是剛果唯一的真正民族領袖”。他又說國會“應是進行和解的場所...”。

三八．剛果國家元首，剛果人民以及追隨魯孟巴先生的部長們都會以為他足當大任。此種看法我也曾有過，但此時已不再是明瞭事實的人所能同意的了。最顯著的是魯孟巴先生竟然毫不遲疑，收買國會議員，而議員們也甘被收買。這個所謂“剛果唯一的真正民族領袖”的人的操守，他對民主政治的愛好以及他的與壟斷事業無關等等無非都是傳說而已，客觀的觀察家只要到當地研究一下事實便必然會拒絕這些傳聞。

三九．但是，魯孟巴先生將受法庭與剛果人民而不是聯合國的裁判。我稍為離題一下談到剛果國內的政爭情形無非要顯示以無稽的傳說作為一項政治性決

定的根據是如何的輕率。關於這點，我佩服秘書長的高見，他對此事本其所負使命與他供職於這個組織的職權謹慎從事。此種謹慎態度我們有時雖覺過份，但與在我以前發言的那幾位代表的激烈言詞，輕視我國主權以及輕率作成判斷相比較，自是高明得多了。

四〇．我確信 Mr. Jha 不致因我無意與他辯論雷堡市當局的效率問題而感到詫異。我祇是提到他所說的話，以便提醒他說剛果只有少數人可以肩負與權力俱來的責任，而其中多數仍在見習階段。可是，剛果今日的希望就寄託在這些少數人身上。聯合國是不能替代他們的而我國僅有的少數監獄也不似有些人所懷疑的那樣暗無天日。的確剛果此時最需要的是一個有效的政府。但是，我在結束這段離題話時要說，誠如 Bourguiba 總統所說，剛果今日要有一個能夠保持秩序穩定和安全的政府。因此，不削弱那些正在努力治理的人的權力，並根據剛果實際情況而不是依照片刻多數的偶然結果或聯合國的推定來使他們獲得必要的幫助，實是非常重要的。

四一．對於曾請聯合國協助的國家元首有權決定應由何種機構受惠一節現正有人反對，我不知道這是根據的何種離奇想法。更惡劣的是聯合國既不痛快地協助我們，可是又不許我們從旁處取得協助。有些人似欲使中央政府有更大的法律地位；但是它的合法性已經阿根廷代表在這裏表示過[第九一四次會議]並經大會予以默認。在反對卡沙扶布總統的人中，有許多是本其自身所有的理由，容忍剛果的無政府狀態。但是，我要問其餘的人，假使一幕議會假戲可使他們噤若寒蟬的話，他們的法律顧忌到那裏去了？大家知道在目前這個關頭，不論在實際上或政治上都不可能有名實相符的任何議會活動。至於魯孟巴先生於九月六日在下議院及於九月八日在上議院演出的那一套，任何政府首長只要不多存顧忌，都可再度演出。會場中有了口袋內塞滿了鈔票的武裝兵士，又不許新聞記者進場，拉起多數票來自比單憑口才有效多了。多數票究竟多到何種程度，那是一個錢數而不是票數問題。蘇聯與卡薩布蘭卡集團所說的那種合法性建立在壓迫與賄賂的基礎上。這裏似應提醒那些健忘的人說，依照“根本法”的規定，解散政府的命令不是兩院所能取消的，因此，兩院更不能對一個被免職的部長授以全權。

四二．合法性與有效政府的保證都應歸屬於卡沙扶布總統及其所信任的人。這些都是事實，與反對他或擁護他沒有關係。

四三．我不欲多談我們在剛果碰到的那些暴行、謀殺、敲詐及殘害等慘況。我要強調的是凡在合法權力所能到達的地方，如果有時發生這種令人遺憾的殘害行為，它決不是該權力所鼓動的或包庇的。事實上，雷堡市、赤道省、卡塞省及其他地點的平靖安謐正與在史坦利市非法政府控制地區的有組織的叛亂與暴動情形成為明顯的對比，那邊正在使用此項殘殺手段。

四四．剛果代表團早已斥責季任加先生與卡夏木拉先生在東方省及基阜所犯的無可容忍的暴行。自從這幾個搗亂份子在那幾個省份成為合法當局後，經濟生命已經癱瘓，各種有組織的權力都已消逝，犯罪，毆打及橫暴行為一天比一天多。對剛果問題特別關心的各代表們並沒有在理事會內提到這些情形，我覺得很奇怪。

四五．剛果代表團要請理事會注意此種情勢的某一方面。歐洲平民與少數比國士兵的確是在每天受到恫嚇與虐待，成為一些不負責任的人的任意糟塌的對象，這些人的仇恨心理是那些自稱當權的人激起的。但是，這與我的本國人的情形並無二致，他們——政客，工人與農民——也在該二省忍受同樣的暴行，冒着同樣的危險。僅僅拒絕購買一個政黨的黨員證就立即有遭受虐待與重大危險的可能。

四六．在目前此種混亂局面下，最受苦的就是我的本國人。犧牲在此種有組織的恐怖行為下的也以他們為最多。正與歐洲人一樣，他們也未經聯合國軍妥為保護。他們甚至還得不到不常可靠的領事保護，而且也不為國際紅十字會代表所注意。

四七．唯有鞏固合法權力，即中央政府的權力，才能終止東方省、基阜省、北卡坦加及有威脅到剛果其他部份之勢的混亂情形。

四八．我注意到，習俗上的酋長 Chief Fosi 的被殺，基阜總理 Mr. Mihuro, Mr. Gilbert Pongo 及其他慘遭季任加毒手的許多人所受的毒打，在有些代表團看來，遠不及據說魯孟巴先生在被移送伊利沙伯市之際所受的敲打為重要。

四九．我們也認為此種事件深可惋惜。虐待囚犯總是不可恕的。但是，事實是那些對常易受愚與感情用事的人民鼓吹仇恨與暴力的人應負起此種無節制行動的主要責任，因為這種行動原是由他們激起的。一個囚徒的命運，縱然他是前任總理，難道能比這兩省居民所遭的恫嚇更值得聯合國注意嗎？

五〇．我們希望，我們不久就能建立情況，在剛果做到尊重世界人權宣言，任何人都可受到它的保護，毫無例外。假使今天釋放了一個曾犯謀殺、叛國、貪污及煽動殘殺等罪行的人，那就必然無限期地延長了前此由他統治的那個暴力與恐怖時代。

五一．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對我們提及“根本法”的規定，即國會議員必須經過國會許可方可逮捕。安全理事會知道逮捕魯孟巴先生是有適當拘票的，而且逮捕現行犯無須獲得衆院許可。這些都是世界各國民主憲法一致載有的原則。

五二．我國代表團相信，利用在移送魯孟巴先生時所犯的錯誤實是要想分散理事會對剛果所遭真正威脅的注意的政策的一部份。將技術人員的到達剛果斥作殖民主義份子的威脅也是由於此種政策的作祟，這些技術人員是被請去的，而且已經等待頗久。

五三．另一分散注意的伎倆是將外國技術人員到達剛果斥為願受外國統治的證明，甚至稱作剛果共和國當局與舊日殖民國家比利時彼此串通。

五四．我國未能從聯合國獲得所需要的全部技術人員。一九六〇年七月間大批高級外國官員離開剛果，使我們深蒙不利，他們對於過渡到獨立階段原是可以相助的。剛果當局有不容爭議的權利與義務來補足剛果現有技術幹部的缺額。

五五．有人企圖將東方省與基阜省的擾亂者從國外取得援助和雷堡市或不逾越法律範圍各省的合法當局有權請求與獲得援助作同等看待。我一定要說，秘書長在其報告書內將在剛果國家元首統率下，由莫布土將軍指揮的剛果國軍或卡坦加的“憲兵”和季任加與卡夏木拉組織的匪軍統統稱為“私黨”，這就使此種企圖得到方便，這些匪軍有時是從剛果國軍中招來的，他們受了極高待遇與自由行動的吸引。關於伊利沙伯市當局為增強卡坦加“憲兵”力量所採的步驟是否明智或這種政治上的權宜處置的得失，我無意表示任何意見。但是，我要說得非常明白，剛果當局與國家元首都認為問人求取任何必要的幫助的權利乃是他們主權中不可缺少的部份。誰也不能命令我們選定何人為顧問或技師。關於剛果國軍的一般訓練與專門訓練剛果共和國不忘聯合國對雙邊軍事協助所作的決定，求助於秘書長的特派代表。他答應幫忙，於是由 General Kettani 在若干官兵協助下——其中多數是摩洛哥人——擔任訓練剛果國軍成為一枝有紀律，有訓練的軍隊，此種軍隊是一個合法當局履行其重大責任所必不可少的。後

來，General Kettani 注意到別的問題上去了，摩洛哥顧問與技術人員也陸續不見了。理事會理事們對此事是不會覺得驚奇的，因為他們知道卡薩布蘭卡的決議，並在二月二日聽到摩洛哥代表解釋摩洛哥政府對剛果的合法性所抱的看法〔第九三〇次會議〕。去年十一月在雷堡市舉行的閱兵典禮中，剛果國軍部隊的能夠給外國觀察員以良好印象，一部份要歸功於摩洛哥。在另一方面，剛果國軍紀律的依然欠佳，訓練工作的半途而廢，未竟全功，主要也是由於摩洛哥的緣故。

五六．倘有一日剛果共和國必須直接羅致外國技術人員，秘書長應負一部份責任，因為諾言既未兌現，而教官離去了又不予補充。我們仍在要求聯合國完成剛果國軍的訓練工作。我們如此要求，却不存任何幻想。就履行我們的責任來說，我們決無使我們喪失能力的意思。假使秘書長在聯合國內得不到多數的支持，不能獲得必要的協助來提供剛果共和國有權請求與取得的軍事援助，那末我們就別無選擇，只得直接搜求我們爲了鞏固中央政府的權力所必須有的協助。

五七．秘書長在二月一日〔第九二八次會議〕那篇重要陳述中很適當地提到聯合國在剛果的目的：保護該國不受外來軍事干涉及協助維持法律與秩序。

五八．目前的干涉行動無非是例如一九六〇年七月間比國發動的那種冒失的軍事干涉和我們此時正在控訴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干涉行動。不幸的是聯合國的保護在一九六〇年雖然有效，此時似已效力大減，而且達亞爾先生已證實此後甚少有效希望。

五九．關於維持法律與秩序，我們很同意，一定會由此保持或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而且最好是在憲政及民主政治的範疇內。鞏固國家的獨立及保持其完整將是該政府的責任。但是，維持秩序既是國家主權的主要特性，聯合國的任務只能是補充性質，必須取得剛果共和國當局同意並與該當局直接聯絡後方能行使。

六〇．可是，秘書長及其特派代表雖然確實同意此種正當原則，而且唯有尊重此項原則才使一個依然軟弱的國家的主權獲得保障，但在分析情勢與建議補救辦法時他們竟然以可怕的方式來違反這些原則。

六一．在作分析時，只說“公安部隊”已分裂爲若干派別，並直稱“剛果國軍一派”，自是較方便但非正確的說法。卡塞省的武裝部隊與以前的“公安部隊”或剛果國軍全無關係。東方省與基卑省的叛軍一部份是舊時的士兵，他們不承認篡奪政權的人，也不服從他們的

長官。這種不分皂白的說法使秘書長將依據“根本法”所授國家元首的權力，在莫布土將軍指揮下的數千軍隊看作與這些派別的地位相同。這樣，剛果國軍就成爲“派別”之一；這枝軍隊就成爲公共秩序的嚴重威脅，就必須解除它的責任。可是，前經秘書長訓令 General Kettani 補充必要軍官，實行改組的“那個保護該國的完整及維持法律與程序的政府工具”也就是這一枝軍隊。從 General Kettani 奉了秘書長的命令訓練我們的傘兵時起至摩洛哥教官離職時止，中間究竟有了何種新發展，以致此時考慮的唯一步驟就是將這些軍隊繳械呢？大體上，發生了三件事情：總理的免職，莫布土將軍替代了侖杜拉將軍以及經過無法忍受的迦納外交煽動以後，雷堡市軍隊曾對聯合國人員有短時期的敵對行動。“根本法”並未改變，國家元首依據該法第二十六條統率全國軍隊。

六二．剛果國軍是存在的——這枝軍隊服從國家元首的命令。其餘武裝部隊必須編入剛果國軍，或以警察行動來使他們無法爲非作歹。

六三．剛果的合法當局也同樣是存在的，其主權掌在國家元首的手中，他有權任免部長。

六四．這些概念爲尊重我國主權所應有的，但在達亞爾先生的報告書中却變得模糊不清，甚至在秘書長的陳述中也是如此。由於再三再四的聽了那些“剛果國軍的一派”必須繳械，“各黨各派”必須和解及普通罪犯必須釋放等話，這裏有一位代表竟然會問——當然是假裝坦白，不是真正率直——剛果此時是否尚有內政可言。

六五．Mr. Zorin 完全明白，在這裏所建議的一切，都很少顧到尊重剛果的主權。他在二月二日發表那篇令人不安的陳述中，躲避開了這種爲難情形說：

“國家元首的行動通常當然是各國內部的事情，既是這樣，就不用安全理事會過問。但是，剛果情形特殊而且性質較爲複雜。”〔第九三〇次會議，第七十四段。〕

六六．聯合國憲章以國家平等與尊重主權爲根據，實在有道理。這是可使中小國家保全本身，對付外來威脅危險的唯一保障。在這些危險中，殖民主義的威脅已成過去。我們此時要防備新殖民主義的威脅。事實已證實我們早已知道的，即在殖民統治外，還有各種各樣的帝國主義。最可怕的干涉主義者就是那些大聲反對“侵略”並以鬪士自居的人。聯合國到剛果排解

後已確實消除殖民主義的恫嚇。我們堅決相信這會使我們防止冷戰打進我們的國家。但是，我們必須更進一步，使任何方式的外來干涉行動都不可能。

六七．關於此事，我們要堅決信賴一切愛好和平的小國家的支持。我要促請它們特別注意干涉主義者的策略含有為擴張政策效勞的危險。我不知道那塞總統在其著作內所提到的三個集團——阿拉伯人集團，回教徒集團與非洲人集團——究應有多大的範圍——在這三個集團內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可以擴張。但是，我想許多非洲與亞洲國家不會對這問題不感興趣。

六八．我所要說的可以用一條原則歸納起來：解決剛果問題的方法如不充分尊重我國的主權就不會正當而有效。擬議的解決途徑倘必須有涉及剛果內政的措施，那就應事先與代表合法權力的國家元首商洽，最後由他接受後，方可採取。強使我們接受就無異是輕視與損害我們的主權。

六九．就目前來說，剛果共和國將不折不扣地照它自行決定的途徑前進——在法律範疇內增強中央政府的權力，調和分散的趨勢以及恢復秩序和復工，重建全國的經濟。

七〇．天啊！進步的遲慢正與我們所遭遇的困難和我們所得援助的微薄成比例。

七一．但是，我必須強調關於在雷堡市及剛果其他地點所獲的成就以及擴大努力的情形，在提送理事會的報告書內故意不提，而且常時加以輕視。

七二．關於和解委員會在剛果進行調停的情形，這裏沒有人提到。有人暗示籌備召開圓桌會議必然失敗，又說三個省份的事實上的當局未有發言人參加，而且魯孟巴的黨人根本不准出場。這話是不正確的。國會主席卡宋戈先生是自認擁護魯孟巴先生的，曾參加討論，還有 Mr. Sendwe。季任加先生，卡夏木拉先生和宗貝先生，三人的請柬已經發出。中央政府為了順利完成必要的和解工作以及恢復舉國團結一致真是不遺餘力。

七三．恢復剛果的秩序和確保剛果的獨立是剛果人的事，也祇有剛果人可做到。剛果人急須聯合國的有效援助，決不低估他們已經得到的援助的好處。因此，他們必須沿着他們自己擇定的途徑前進，一面糾正他們已犯的錯誤。

七四．但是，我國絕不接受等於是將它置於託管制度下或由任何人到那邊去殖民——縱是由聯合國自己去——的任何辦法。

七五．Mr. BERARD(法蘭西)：在上次會議後還不到三星期功夫，安全理事會再度開會處理剛果問題，提請理事會審議的是問題的三個方面。

七六．第一方面是關於剛果共和國(雷堡市)總統及高級專員團主席提出的請求[S/4639]，斥責：“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破壞其(剛果共和國)主權及公然干涉其內政。”

七七．第二個文件 [S/4641] 述及魯孟巴先生，烏基多先生與姆波魯先生三人據說受“非人與殘忍待遇。”

七八．第三個文件談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常任代表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的信[S/4644]內所說的理應稱作剛果境內“新的比國侵略行為”。

七九．關於破壞剛果主權一節，我要提到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通過的決議案 S/4465 的正文第二段：

“請求各國勿為足以阻撓法律秩序之恢復及剛果共和國政府之行使權力之任何行動，且勿為足以損害剛果共和國之領土完整及政治獨立之任何行動”。

八〇．這一段又經載在一九六〇年八月九日的決議案 S/4426 內。去年九月二十日大會第四緊急特別屆會並為此事以下列字句提出更具體的要求：

“[大會]促請各國在不妨礙剛果共和國國家主權之條件下，在經由聯合國實行軍事援助之暫定期間，除應聯合國為...經由秘書長提出之請求外，萬勿直接間接供給武器或其他軍用物資，軍事人員及其他供在剛果軍事用途之援助。”[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

八一．這些規定雖然清楚而毫不含糊，但據剛果國家元首稱，已遭聯合國一會員國破壞。卡沙扶布先生特別斥責一架塗有埃及標誌的伊留辛飛機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降落在東方省里沙拉一事。

八二．秘書長特派代表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寫給剛果共和國總統的信說：“...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一架伊留辛十四式飛機確曾於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在里沙拉降落”[S/4630, 第二節]。達亞爾先生接着說已在調查：“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不遵照聯合國剛果辦事處關於部隊飛機進入剛果共和國國境的命令與指示的詳情”(同上)。

八三．對於達亞爾先生命令着手進行的調查，尤其是關於所運物品的性質結果如何，倒是很想知道的。從雷堡市外交界透露出來的消息和新聞記者的報導都說到對史坦利市和布卡阜的事實上當局接濟武器、彈藥和軍用裝備等。今日他們報導有軍火經過 Juba 運至 Faradje；明日又說在東方省北部作空投。這種事當然是不易證實的；但是縱然沒有無可否認的證據，我們所獲得的情報相當一致使我們對那種運送軍火接濟季任加、曼西卡拉、侖杜拉及卡夏木拉等人的黨羽和夥伴的情形獲得有力的證據。雖是這樣，有一項事實是存在的：秘書長特派代表已承認“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當局未曾遵照聯合國剛果辦事處的命令與指示。”因此，剛果國家元首的控訴是確有根據的。

八四．所以，我們必須堅持尊重理事會的決議和大會對全體會員國提出的“在經由聯合國實行軍事援助之暫定期間除...外，萬勿直接間接供給武器或其他軍用物資，軍事人員及其他供在剛果軍事用途之援助...”。

八五．有人要我們注意剛果問題的另一方面，即最近被移送到卡坦加去的魯孟巴先生、烏基多先生和姆波魯先生三人的命運。

八六．此問題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這已不是第一次。在不到兩個月前，確實日期是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我們曾由蘇聯代表請求開會審查剛果前任總理被拘禁後所造成的情勢。另一次討論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開始的，也是經過蘇聯代表的請求而舉行的，當時若干代表利用這個機會提起這事。今日我們又再次回到這件事上。

八七．其實此時提出的是在剛果尊重人權的一般問題。魯孟巴先生應該享有每一個人所應有的基本權利，不分種族、政見或宗教。他之所以應有一切囚徒所應有的保障是基於一項事實，即他是一個人，而不是因為他曾是前任總理，這個頭銜他現在已被剝奪了。在十二月八日第九一四四會議中，我們的阿根廷同僚 Mr. Amadeo 曾經毫無疑義地說明魯孟巴先生已無權保有總理這個頭銜，也不享有總理的權力或特權。此

種意見出於這樣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律權威應該認為有決定性，儘管有人一再提出相反的主張。

八八．我在十二月十二日第九一八次會議中已說過，我國代表團惋惜並譴責對魯孟巴先生所施的任何暴行。因此，我們看到同一的代表們對其他已經證明而且更嚴重的暴行毫無表示就更有理由感到詫異，那些暴行是施之於現在魯孟巴先生的黨羽權力下的各省居民，並經剛果共和國總統於一月二十八日再度函請我們加以注意[S/4643, 第二節]。在基阜省與東方省發生的暴行不祇是限於毆打，而是極端殘忍甚至是殺害。秘書長本人在他一月二十三日寫給季任加先生的信中提到“無數侵害剛果與非剛果人民的最基本人權的行爲”[S/4637 and Add.1 第五節]。他的特派代表在一月十九日寫給季任加先生、曼西卡拉及魯孟巴先生的信中不得不對他們提到“人人都有生存權及身體自由與安全之權”[同上, 第四節]。大家知道基阜省與東方省所發生的勒索等暴行逼使某些國家的政府，包括我國在內，勸告在那些區域的本國人民回本國去。我們獲悉秘書長的特派代表曾向基阜省當局提出備忘錄，抗議紅十字會兩個德國醫生在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之間在布卡阜以北三百哩的 Loubero 所受的虐待。聯合國發言人亦稱有美國傳教士及家屬一共二百七十二人現已離開東方省，在烏干達避難。我還要補充說，就在今天早晨得自該兩省的消息顯出那邊的恐怖行爲不幸仍在繼續發生。如果此時仍有人不信魯孟巴先生的信徒犯有此等暴行，我要勸他問問國際紅十字會派在史坦利市和布卡阜的人；他就會立即明白全部真相。本組織的神聖任務，正如秘書長特派代表所強調，是在保證人權受到尊重，不分種族、宗教或意見。聯合國在這方面絕不能失敗。

八九．在請求安全理事會開會審議魯孟巴先生所受待遇問題的國家中，有一國還斥責所謂“聯合國在剛果的不適當行動。”我不同意此種過激的評語。但是，這裏必須指出，在對基阜省與東方省居民所施的殘暴行爲中有些是當着聯合國官兵的面前犯的，這就很可以一問，聯合國軍隊眼看着此種侵犯最基本人權的行爲，是否能夠一無所爲。秘書長對於這兩個剛果省份情勢的嚴重性雖與我們一樣地關切，但他告訴我們說，他認為他未經理事會授權以武力來防止此時在那邊發生的那種暴行。他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三日[第九二〇次會議]對我們解釋說，確定他的任務規定的決議案是以憲章第四十條而不是以規定強迫措施的第

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二條為根據。我們對他此種慎重態度表示欽敬。我們完全同意，遇到情況許可時，勸說自比用武為可取，而且如有可能，聯合國剛果辦事處必須使用和平方法，以便完成其人道工作。但是，達亞爾先生在其第二次進度報告書內說：“聯合國負起維持法律與秩序的責任作為它在剛果協助剛果當局履行此種根本責任的一般任務的一部份”[S/4557, 第五十六段]。單恃勸告就足以維持法律與秩序嗎？假使沒有其他方法防止卑鄙的違反國際法的行為，難道聯合國軍隊沒有使用強迫手段的責任嗎？

九〇．關於在監禁中的或被恫嚇的人的命運，自不反對由國際紅十字會委員會來調查，只要剛果政府同意此事，並授權該委員會審問這些人以及視察拘禁的地點與情形。這就可使那些對魯孟巴先生及其同僚的遭遇深感憤慨的人感到滿意。

九一．可是，紅十字會祇許調查某一類案件而不許調查可能注意到的其他案件，也是沒有理由的。當此基阜與東方兩省內正有許多外國人和剛果人在受到恐嚇、折磨、或遭受暴行或被勒索贖金的時候，紅十字會的調查應該將那些已遭在這兩省行使實際權力的當局逮捕及加以虐待的人，也一併包括在內。從盧安達烏隆提誤越剛果邊境而遭逮捕的八個士兵亦應包括在此種調查範圍內，同時要求從速釋放他們，因為已無監禁他們的理由。

九二．關於文件S/4641所載的請求，我還要提出最後一點意見。此項文件的簽名人士在責備卡沙扶布先生使魯孟巴先生及其信徒處於目前這種境況後，堅稱只要“剛果最有名的幾個民族領袖仍遭非法拘禁”，無法自由參加重建各黨派間融洽關係的談判，剛果的完整性就無法恢復。

九三．據我們看來，此種要求顯係干涉剛果國的內政。卡沙扶布先生地位的合法及其所負政治責任已經聯合國在大會第十五屆會予以正式承認。這事是不容一派國家藉口幫助政治領袖促使安全理事會同意一種偏見的。

九四．剛果共和國總統在一月七日送給秘書長特派代表的備忘錄的第三段中宣佈：“剛果共和國從來沒有意思委託聯合國負責行使主要是屬於該國本國的一些特權。特別是關於設置政治機構及使其適合剛果人民的需要，剛果的合法當局主張這是它專有的職權。”[S/4630, 第一節] 達亞爾先生“復稱...我不僅

同意第三段內所說的剛果共和國從來沒有意思委託聯合國行使主要是屬於剛果本國管轄範圍的責任，我還要補充說剛果政府如提出此項請求一定會遭聯合國拒絕，因為這與憲章對其活動所作規定不相符合。”[同上, 第二節。]

九五．我國代表團希望在剛果依法行使權力並已獲承認的當局將能儘速而完全自主地集合起所需要的人員，以便按照正常方式統治全國。我們相信外國和聯合國都應該協助他們擔任此種恢復剛果和平與統一的任務。但是我們無法贊同侵犯一個獨立國的合法當局的權利或主權的提議，因為這與憲章相牴觸。

九六．對於一月二十九日蘇聯提出的請求[S/4644]，我只想說幾句話。這不是一個新的請求。六個月來，蘇聯一心要想使比國受到譴責，據說比國會犯侵略行為，而在這六個月中，安全理事會也一再拒絕走着蘇聯這種路線，或同意每次都經理事會駁斥的指責。蘇聯代表團繼續在反復地講“安全理事會正在審議比國對剛果所犯侵略行為以及比國破壞盧安達烏隆提託管領土國際地位的問題...”又說“安全理事會內的討論已經顯示比國的行動絕無任何正當理由...”。這些話的用意何在呢？這種字句的本身就是承認蘇聯的主題已遭駁斥，而且一再使用的方式祇能哄騙一些經驗不夠的觀察者或一部份輿論。

九七．那些叫喊“侵略”的人實際上是在竭力破壞曾經聯合國正式承認的合法總統卡沙扶布先生的權力並使魯孟巴先生重行當政。不論是關於魯孟巴先生的地位或是所謂比利時的侵略，不斷重提無稽的話說是無法使我國代表團相信的。

九八．自一九六〇年七月以來法國代表團曾一再要求剛果各社區的權利應一律有保障，全國的安寧，秩序與法律應一律恢復。它此時看到聯合國軍雖然在場而在這方面的情勢却繼續惡化，深以為憾。六個月前本是安謐的地區此時已是混亂不堪，剛果人以及外國人不得不紛紛離開那些在外國支持下事實上的當局正在公開反叛合法政府的省份。

九九．剛果國軍的叛變以及行政與政府的解體實是造成六個多月來剛果苦難情形的病根。非俟成立一個穩定的政府，有廣泛的基礎並在六個省份內都受到尊敬，非俟剛果國家軍隊能够妥為擔任保持秩序與法律的任務，就無法為這些病根找到治療方法。

一〇〇．聯合國必須為剛果合法當局擔任此項緊急工作提供有效協助。作此項協助時必須取得這些當局，特別是卡沙扶布總統的完全同意，並不得越出尊重剛果國家主權的範圍。

一〇一．Mr. BENITES VINUEZA (厄瓜多)：聯合國在剛果的行動正在遭受嚴厲的批評。對於秘書長所已做的，沒有做的以及可能做的，都加以責備。所有作為，不作為甚至是意向方面的罪名都一律推在他的身上，無怪他要相當率直地告訴我們說他們要把他當作一隻替罪羔羊——由於他的良好的瑞典教養，這尚是溫和的說法。除非我弄錯，替罪羔羊先是被關在廟裏，將大家的罪孽一齊披在它的頭上，然後讓它負着別人的罪孽逃出去。我可以了解這種變化不是秘書長所喜歡的。

一〇二．在責備他以前，應先研究曾對他授以何種權力，以及為何授以這種權力，然後審查他曾否善為運用，這樣才是公平之道。這些權力載在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四日的安全理事會決議案〔S/4387〕。據我所知，此外並無其他決議案對這些權力加以擴大或限制，因此，我們的討論必須以此為根據。

一〇三．該決議案的要點有二：它委託一項任務，但同時規定行使所授權力的條件。理事會授與秘書長此項權力的目的在於對剛果政府作軍事及技術協助，以便助其保持主權與獨立。條件是秘書長必須採取步驟與“剛果共和國政府商洽”，直至該政府認為剛果軍隊準備妥當，足以擔任他們的任務之日為止。

一〇四．這就是秘書長所受的唯一委託，而且並不提到採取步驟以維持法律與秩序或干涉剛果內政的任何權力。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日的大會決議案〔一四七四(緊特四)]既無委託的形式，也沒有委託的法律力量。它沒有委託的形式是因為它祇是請秘書處“繼續...協助剛果中央政府恢復並維持...之法律秩序”。我重說一遍：繼續協助。它沒有委託的法律力量，因為根據憲章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四條，大會有權建議，但無權決定。我國代表團前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大會會議中主張此種意見。¹

一〇五．不僅如此，作此種委託的情況已有改變。那時有一個統一的共禦外患的剛果政府。後來出現了各種黨派。在許多人看來，將魯孟巴總理撤職是違反

剛果法律的。莫布土——那時他尚是上校，今天我聽到他已被稱為將軍了，這點我沒有知道，很是抱歉——的解散剛果國會顯是一種“政變”，是軍事干涉政治的不幸舉動。我們在安全理事會一次會議中已提到這點。可是，秘書長所受委託並不使他有權在這方面採取行動。

一〇六．剛果權力瓦解使秘書處處境為難，除了照他們所佔的位置外，無法辨明誰是合法的統治者，此種情形已經達亞爾先生的報告書指出。這種衡量政治力量的新方法當然不是秘書長及其特派代表在政治學或憲法等書本中所能學到的。

一〇七．這些就是造成目前情勢的事實。但是，對過去的一切作無益悲嘆是於事無補的。生命是不斷地向未來流動，所以我們必須慎重研究現在。

一〇八．從正式文件內，特別是在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秘書長那番陳述中〔第九二八次會議〕發見下面各種事實：

一〇九．第一：雙邊性質的外國軍援仍在源源不斷地到達剛果，有違安全理事會與大會的決議案。可惜的是秘書長未說明此項援助是從何處運到剛果的。

一一〇．第二：剛果沒有國家軍隊，因為它的武裝部隊已經分裂為秘書長委婉地稱作“私人的軍隊”，據我們的了解，這些軍隊包括蘇聯毫不客氣地稱作“莫布土的恐怖匪幫”和莫布土先生所稱的“季任加的武裝匪幫”。

一一一．第三：將魯孟巴先生移送到卡坦加去不僅違反基本人權而且是使剛果瀕於內戰邊緣的一種行動。

一一二．第四：中央政府的權力是愈來愈有疑問了。我們覺得聯合國不能給剛果一個新的政治結構——這是要由剛果人民本身擔任的事情——但是我們認為聯合國必須為剛果人民造成必要的環境，使他們經由一個民主的，代議制的政府來選擇全國統一的方式，能够使他們享有政治與經濟自由而不受外國的干涉。

一一三．現在我們要論到最後一點：國內管轄權與國際行動的明顯衝突。我國政府主張以不干涉國家內政——不論是雙邊的或是多邊的——的原則作為國際社會在目前這種發展情形的基礎。可是，構成干涉行動的一個要素是未經行動對象的國家表示同意。

¹ 大會正式紀錄，第十五屆會，(第一期會議)，全體會議，第二卷，第九五五次會議。

一一四。就剛果情勢來說，聯合國軍在那邊出現顯是根據剛果合法政府的明白請求。嗣後中央權力解體，一片毫無法度的大海內，僅留下一個立憲的小島，但是，我們不信今日尚有一個具有統一權力並經剛果全境承認的政府。因此，聯合國既尚未能履行委託它此項任務的決議案所規定的條件自應有權留在剛果，直至正常的政治情況建立起來並有力能擔任任務的軍隊之時為止。所以剛果行動的合法性是毫無疑問的，而且行動的權力必須加強，以便有積極的成就。

一一五。聯合國的處境左右為難：要不就離開日有二百人餓斃的剛果，要不就應有適當權力，繼續留下去。假使離開的話，那就勢必觸起內戰；可是，倘無這個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同意，第二條途徑就走不通。

一一六。有人說像我所代表的這種小國對聯合國來說有如希臘悲劇中的合唱者。不幸此話確非虛語。不過，希臘悲劇中合唱者的作用不是消極的，而是帶有勸告性的；它警告有力者關於命運的不可避免。關於未來可能有何種命運，不必要有預言的本領便可猜測。我們不甚相信大規模毀滅性戰爭的危險會無可避免，我們所慮的倒是有國際背景的小規模內戰的此起彼伏。剛果現時的情形就有這種危險，它可以引起一連系的反應。我們看到新的危險，就必須找出新的機會。我們不與相信自然法的人一樣，我們相信法律是有永久性的東西，但也是一種富有彈性的可以規定變動的社會關係的工具。我們認為聯合國是發展一種新的國際法的淵源之一。

一一七。幫助達到此種目的是小國家的任務之一。可是，這些國家既無最後決定的權力，我國代表團就不建議解決途徑；它祇是表示希望而已。對這個問題所抱的主要希望就是找到使剛果恢復和平的方法。但是，我們不相信在外國仍有經濟統治野心的時候，在秘密軍援仍在提供的時候，在軍隊仍為黨派効力的時候，在惡毒宣傳在助長仇恨心理的時候，這點會能够做到。常任理事國必須本諸此種想法達成某種協議；否則的話非洲將不免有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大風暴。

一一八。主席：三國代表團要求准許行使答辯權，作簡短陳述。除非有人反對，否則我就先請幾內亞代表發言。

一一九。Mr. ACHKAR (幾內亞)：我很抱歉，由於 Mr. Diallo Telli 不在場，我在討論到現在這個階段還要求發言。我希望只講幾分鐘的話。

一二〇。不久前發言的那位年輕人——我指的是坐在我左邊自稱代表剛果的那位鄰席的人——指稱幾內亞共和國掀起了無益的狂熱。向例是對一個會員國作出此種毫無必要的批評後，該會員國的代表就該有最適當的答復。但是，對於那篇由某些比國顧問或法國顧問或是法國代表所說的“他們的夥伴”所執筆的演辭，我想並無從長作答的必要。那位代筆顧問正如此時在剛果充當莫布土與宗貝顧問的人一樣，甚至連他們所談問題的背景都不清楚。他講起話來正如法國代表也會講的或是已經講的那樣——該代表立誓要確實支持比國及其反非行動。誦讀這篇演辭時竟讀不連貫，令人對讀者了解演辭的能力發生懷疑。

一二一。但是，坐在我左邊的那一位雖然一時迷途，究竟是我們的弟兄，我們對他是不懷惡意的，我們祇是再度告訴他說，他終屬剛果人，非洲人，應該致力於本國的事情，與所有公正的國家保持友誼。我們了解他的狼狽情形，因為我們知道，經過篡奪權位者與傀儡們的種種努力後——包括此時要想插入我們討論的那些人在內——他已看清楚，倘使沒有昨天由他崇拜的但今天在主子指使下被他出賣的那個人，那就不論現在與將來，都不能有所作為的。不我們不能對自己的弟兄有惡意。我們祇是為他惋惜，並對那些使他一時迷途的人感覺遺憾。

一二二。至就幾內亞的狂熱來說，只要是涉及對殖民主義的鬭爭，這種狂熱是不能動搖的。對於這種狂熱，我們是敢大膽主張的。這與無益的狂熱不能混為一談，就目前此事而論，殖民國家及其傀儡們至今猶不放棄對非洲作或多或少的直接，殘忍與無恥的統治的願望，那才是無益的狂熱。

一二三。主席：下一位我要請印度代表發言。

一二四。Mr. JHA (印度)：主席先生，我要行使答辯權，極簡單地說幾句話。我本來很想在以後再這樣做並再提出補充意見。我希望准許我稍緩答復剛果代表陳述中的幾個要點。

一二五。但是，我不能放過 Mr. Loliki 所說的一句話。他提到——事實上他在暗示——魯孟巴先生曾答應印度總理據他說是幫助印度解決人口問題。這話令人非常吃驚。我要在此地肯定的說印度從來沒有設法與魯孟巴先生或任何人在剛果或其他地點就解決所謂印度因人口增加而引起的人口問題達成任何協議。

設法向外移民不是印度政府的政策，而且我國的輿論也不贊成向他國移民。印度政府雖與其他許多國家深知人口增加所造成的問題並在採取限制人口增加的必要措施，但它相信我們正在進行的經濟建設與利用印度天然資源等巨大工作，需要全國所有的人力。

一二六．我希望剛果代表曾聽到過印度已在實施的五年經濟計劃和經濟實驗。我們沒有向別國移民的願望或意思。剛果代表竟會講出此種全無事實根據的毫不負責的話真是叫我惋惜。也許他說這種話是由於缺少經驗，也可能是重述從關係方面傳出的謠言，他們很不歡喜我國對剛果所抱的立場。

一二七．Mr. LOUTFI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我再度發言，深感抱歉。我要很簡單的說幾句話。

一二八．我聽了剛果代表的荒唐話與無禮話，不容我不感到驚奇，該代表的想像力確是豐富。他指稱我們悍然干涉剛果內政，破壞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這些都是說說而已，並無證據，我不必把它當真。可是，既然提到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派在剛果的一架飛機，我要對這事說幾句話。

一二九．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當局前曾經由其駐聯合國代表團請求秘書處准許空運一批修理人員到 Lisala 去修理在里沙拉機場失事的另一架飛機，並准這批技術人員根據一位國際技術專家的意見拆卸該機的完整機件。

一三〇．法國代表曾宣讀達亞爾先生對此事報告的一部份，但是為了正確起見，我必須補充他所誦讀的一段。他沒有讀出下面這一段：

“...聯合國剛果辦事處立即進行調查。據悉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曾請秘書長准許派遣一批修理人員前往修理一架在里沙拉機場毀壞的伊留辛十四式飛機，該機係為聯合國飛行，運送新年禮物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派遣軍。此項請求在原則上獲得同意。” [S/4630, 第二節。]

其餘部份已經法國代表宣讀。

一三一．法國代表還將已經證明在剛果發生的，而且每天都在發生的真正干涉行動略去，不告訴我們。以後我要回到這件事上去。

一三二．假使卡沙扶布先生的代表能將外國軍人自空中轟炸該國的其他干涉行動告訴我們，那就更好。轟炸剛果的不是我們的飛機，而是別人的飛機。但是，

我對剛果代表並無惡意，因為他祇是對我們背誦殖民主義者的口號而已。不過，他應該選擇較好的顧問，俾可對他提供較為正確的情報。

一三三．主席：我現在要請剛果（雷堡市）代表發言，該代表曾要求行使答辯權。

一三四．Mr. LOLIKI (剛果，雷堡市)：我請求發言，却不是為了要以幾內亞代表剛才對我所用的那種可笑的無禮的話來回答。照他所說，我甚至還不配有我國代表的名義；但是我所知道的是知識並非幾內亞代表所獨有的，而且他也沒有為了對答像我在大學考試中所應付的那些問題而出過國。

一三五．可是，多談這些事是十分無聊與可笑的，何況是在這樣一個莊嚴的大會中。幾內亞代表一定知道得很清楚，剛果今日所以有這種情勢幾內亞該負重大責任。我很高興聽到他稱我為弟兄，讓我們繼續稱兄道弟，儘管我們在政治上積不相容。至少我曉得假使看見我死了，他會埋葬我。假如他要想幫助我國，我要他忘記了在我們對殖民主義的鬭爭中，幾內亞對我們所作的財政協助，並請他忘記了他給我們的那種幫助。如能這樣，他的幫助就是無私的幫助。

一三六．發言口才不是人人都有的。也許幾內亞代表認為我沒有寫演說稿的能力。那是他的權利。但是事實是那篇演講稿是我自己寫的。還有，幾內亞代表指我是一種迷途的羔羊，並說我在過去曾是魯孟巴先生的擁護者——這點我承認而且在布魯塞爾圓桌會議時我曾充任他的顧問。但是，假使幾內亞代表那時相信我有給魯孟巴先生政治意見的資格，那末他今天何以會說我無能到只配背誦殖民主義者教我講的話就非我所能知道的了。

一三七．我現在要談到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代表剛才所講的關於飛機轟炸剛果等等。我到這裏來究竟是為了什麼？我是來證明該國干涉剛果的內政。我很高興看到我的一篇演辭已引起某方若干反應；可是，這對他是不幸的，而對我實是幸運的，因為反應只是限於對微細的細節方面，至於主題則似乎已經我發言的對象予以承認。

一三八．主席：發言人名單上還有兩位發言人。此外，我想理事會知道，除了已經邀請參加討論的外，尚有其他會員國也要在理事會中對此事發言，只是它們的代表尚未接到本國訓令。

一三九。我又從理事會某些理事方面獲悉，他們在發表意見前想多有一些時間來考慮他們的態度。

一四〇。在此種情形下，我建議我們最好是此時散會，待理事會理事們商定下次會議的時間，我作此種建議並沒有任何長久耽擱的意思。我知道理事會是急想儘速處理這種重要事項。我相信我建議的這種辦法可能有助於做到這點。倘無人反對，我就照此種了解，此時宣佈散會。

一四一。Mr. ZOR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主席先生，我在對你的提議發表意見以前，先要請你說明幾點。

一四二。你說你以為理事會理事們或須利用幾天功夫彼此商議並向本國政府請示，因此，在此種情形下你預備就此散會。

一四三。我要想知道，根據你剛才所說的商議過程，在你心中是否已有一個理事會復會以便繼續此項討論的日期。我們認為這問題必須有一個答復，因為我想別人也和我們有同樣的看法，認為我們此時所討論的問題必須從速解決。情形既是如此，我要請你告訴我們，你大約何時準備召開下次理事會會議。

一四四。主席：我相信蘇聯代表一定了解，對他剛才提出的問題，我不易有確切的答復，因為我想停會的久暫應視我提到的商談的進展程度而定。從我們在這裏聽到的演辭，可以知道所涉問題是很複雜的，我想理事會各位理事都需要有思考及與本國政府相商的時間。我決不打算耽擱過久。我此時並不建議，祇是想我們依照理事會在即將進行的商談中所表示的選擇，也許可在本星期五或在下星期一舉行會議。不過，我提議我們應該等待一下，讓我們對商議情形多知道一些然後再決定。

一四五。Mr. ZOR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我謝謝主席先生對我的說明。我知道你對召開理事會下次會議的日期不易決定，但是我必須說明蘇聯代表團的看法，對討論中這個重要問題作成決議不容多事延宕。

一四六。對於剛果現有情勢不論作如何看法，目前情勢如任其延長下去，必然會對剛果人民及整個非洲有極嚴重的後果，這是大家可以明白看到的。

一四七。因此，安全理事會必須竭盡所能，儘速作出可以阻止此種危險趨勢，確保和平以及恢復剛果的法律秩序的決議。

一四八。所以，我們覺得必須盡力儘快使此種商談早結束，接着審議可以有助於鞏固剛果和平的步驟。

一四九。這在現有情況下更是重要，因為剛果政府的總理魯孟巴先生及其最接近的同事此時處在極端危險的地位，事實上他們在比國殖民主義者的掌中。此事引起全世界的重大關切，許多會員國代表已在此地如此表示。當然，代表們對釋放魯孟巴先生一事，並不同樣重視，但是理事會內的討論情形顯出極大多數發言人都認為積極解決此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事。

一五〇。不僅如此，魯孟巴在比國政府及其在卡坦加的爪牙的手中多監禁一天，情勢就愈為複雜，對這位傑出的剛果民族領袖的生命的直接威脅也就愈大。主席先生，這就是蘇聯代表團在你舉出的兩個日期中贊成最近的一個的理由；換言之，會議至遲應在本星期五舉行。

一五一。我知道你要和理事會理事們相商，但我要請你顧到我們的意見，即理事會至遲應於本星期五開會。

一五二。主席：我要感謝蘇聯代表將他的意見說得如此明白。我確信理事會各位理事都很想我們從速審查剛果現有情勢所包含的重要問題，決不無故稽延，而且在此種情形下，我願向蘇聯代表保證說，我在一二日內着手商談時，會充分顧到他對下次會議日期所表示的意見。

一五三。假使蘇聯代表答應的話，理事會可否同意照我所建議的在進行商談後，決定於本星期五，即二月十日或下星期一，即二月十三日舉行會議，並記住在這裏所談的一切？

決定如議。

一五四。在散會前，比國代表要行使答辯權。

一五五。Mr. LORIDAN(比利時)：我謝謝主席讓我發言。我原不打算在此項程序性質的辯論中發言，可是蘇聯代表所作的某些陳述使我非發言不可。他曾指稱魯孟巴先生是在比國爪牙或比國政府控制下的一

個囚犯。我必須駁斥，此話完全是虛構的。魯孟巴先生是在剛果當局的唯一控制下，而且我覺得安全理事會必須注意此項聲明。

一五六．Mr. ZOR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主席先生，我請你原諒。我要對比國代表剛才所說的提出一小點意見。

一五七．假使他說魯孟巴先生不在比國當局控制下，我是可以了解的。這點他也許是知道的。但是，他為何要說魯孟巴完全在剛果當局的掌中呢？我不明瞭比國代表何以會如此有把握的說這句話。

一五八．Mr. LORIDAN(比利時)：蘇聯代表對我的聲明表示驚奇，但我一定要說，我對他的驚奇也深感詫異。他一直在指稱比國指揮卡坦加的一切事情，並對比國的公民也作同樣的指責，照他說，在那邊行使真正權力的就是比國人。

一五九．在此種情形下，這就毫不奇怪，比國政府必欲說清楚，關於魯孟巴先生的待遇與命運問題，不僅比國政府未曾過問——指稱比國政府與此有關係的話是很可笑的——即與比國公民亦無關。

午後六時二十分散會